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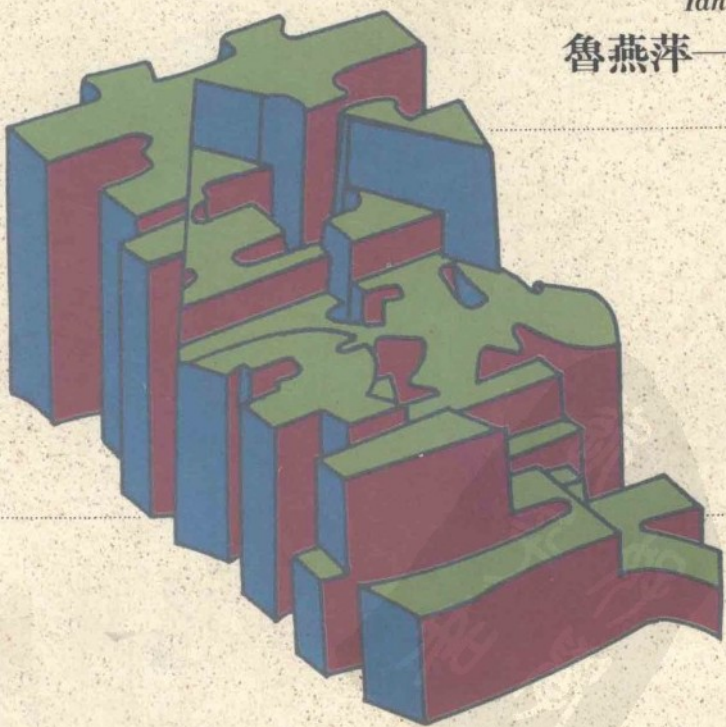
小說的興起

THE RISE OF THE NOVEL

艾恩·瓦特——著

Ian Watt

魯燕萍——譯



本書以十八世紀英國讀者的
成長與小說興起之間的關係為研究主題，
仔細探究了當時新興社會與
道德風氣薰染下的小說定位；
進而指涉出早期小說與現代小說不同的特性。
是一本歷久不衰，活絡且見解獨到的
文學評論經典。

電腦編號：08764

ISBN 957-551-714-8



9 789575 517144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

小說的興起

The Rise of the Novel

艾恩·瓦特—著

Ian Watt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⑥4

小說的興起



原 著〉艾恩·瓦特
譯 者〉魯燕萍
執行編輯〉湯皓全
出 版〉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賴阿勝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1166 號
地 址〉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6-4 號
電 話〉(02) 368-1118 · 363-1407
傳 真〉(02) 368-1119 · 367-1119
郵 撥〉0104579-2
排 版〉正豐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海王印刷廠
裝 訂〉欣亞裝訂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1994 年 7 月

定價／新台幣 400 元

-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 本書如有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 ISBN 957-551-714-8

〈購書專線／(02) 367-1118〉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編審委員

【哲學與宗教學】

總召集人——楊國樞

- 召集人——郭博文、楊惠南
- 委員——成中英、李英明、杜維明、沈清松、林正弘、吳光明、章啟通、莊文瑞、傅大為、董芳苑、廖立文、廖仁義、劉述先、蔡美彪

【藝文】

- 召集人——蔡源煌
- 委員——李祖琛、周玉山、張大春、張漢良、陳偉興、齊隆壬、吳鵬程、鄭樹森

【史學】

- 召集人——張玉法
- 委員——江金太、李永熾、杜正勝、林毓生、金恆緯、張朋園、許倬雲、黃俊傑

【語言學】

- 召集人——黃宜範
- 委員——丁邦新

【心理學】

- 召集人——鄭昭明
- 委員——宋文星、黃光國、黃榮村、游乾柱、雷 霆、楊國樞

【教育學】

- 召集人——張春興
- 委員——鍾思嘉、張人杰、吳康寧

【人類學】

- 召集人——李亦園
- 委員——許木柱、陳文德、張恭啓、黃應貴、黃道琳

【社會學】

- 召集人——文崇一
- 委員——丁慶宇、王杏慶、金耀基、高承恕、孫中興、馬康莊、陳忠信、張家銘、葉啓政、呂海源、蕭新煌

【政治學】

- 召集人——胡 佛
- 委員——朱雲漢、吳乃德、周陽山、洪錫德、許津揚、蔡詩萍

【法律學】

- 召集人——王澤鑑
- 委員——李鴻禧、林文雄、楊日然

【經濟學】

- 召集人——于宗先
- 委員——麥朝成、夏道平、賴建誠

【傳播學】

- 召集人——徐佳士
- 委員——李金銓
- 總策劃——高信疆
- 執行主編——黃彩惠
- 美術顧問——李 男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序

從高空中鳥瞰大地，細流小溪、低丘矮嶺渺不可見，進入眼簾的只有長江大海、高山深谷，刻畫出大地的主要面貌。在亙古以來的歷史時空裡，人生的悲歡離合，日常的蠅營狗苟，都已為歷史洪流所淹沒，銷蝕得無影無踪；但人類的偉大思潮或思想，却似漫漫歷史長夜中的點點彗星，光耀奪目，萬古長新。這些偉大的思潮或思想，代表人類在不同階段的進步，也代表人類在不同時代的蛻變。它們的形成常是總結了一個舊階段的成就，它們的出現則是標示著一個新時代的發軔。長江大海和高山深谷，刻畫出大地的主要面貌；具有重大時代意義的思潮或思想，刻畫出歷史的主要脈絡。從這個觀點來看，人類的歷史實在就是一部思想史。

在中國的歷史中，曾經出現過很多傑出的思想家，創造了很多偉大的思潮或思想。這些中國的和思想家，與西方的思想和思想家交相輝映，毫不遜色。這種中西各擅勝場的情勢，到了近代却難繼續維持，中國的和思想家已黯然失色，無法與他們的西方同道並駕齊驅。近代中國思潮或思想之不及西方蓬勃，可能是因為中國文化的活力日益衰弱，也可能是由於西方文化的動力逐漸強盛。無論真正的原因為何，中國的思想界和學術界皆

應深自惕勵，努力在思想的創造上發憤圖進，以締造一個思潮澎湃的新紀元。

時至今日，世界各國的思潮或思想交互影響，彼此截長補短，力求臻於至善。處在這樣的時代，我們的思想界和學術界，自然不能像中國古代的思想家一樣，用閉門造車或孤芳自賞的方式來從事思考工作。要想創造真能掌握時代脈動的新思潮，形成真能透析社會人生的新思想，不僅必須認真觀察現實世界的種種事象，而且必須切實理解當代國內外的主要思潮或思想。爲了達到後一目的，只有從研讀中外學者和思想家的名著入手。研讀當代名家的經典之作，可以吸收其思想的菁華，更可以發揮見賢思齊、取法乎上的效果。當然，思潮或思想不會憑空產生，其形成一方面要靠思想家和學者的努力，另一方面當地社會的民衆也應有相當的思想水準。有水準的社會思想，則要經由閱讀介紹當代思潮的導論性書籍來培養。

基於以上的認識，爲了提高我國社會思想的水準，深化我國學術理論的基礎，以創造培養新思潮或新思想所需要的良好條件，多年來我們一直期望有見識、有魄力的出版家能挺身而出，長期有系統地出版代表當代思潮的名著。這一等待多年的理想，如今終於有了付諸實現的機會——桂冠圖書公司決定出版「當代思潮系列叢書」。這個出版單位有感於社會中功利主義的濃厚及人文精神的薄弱，這套叢書決定以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爲主。爲了充實叢書的內容，桂冠特邀請台灣海峽兩岸的多位學者專家參與規劃工作，最後議定以下列十幾個學門爲選書的範圍：哲學與宗教學、藝文(含文學、藝術、美學)、史學、語言學、心理學、教育學、人類學、社會學(含未來學)、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管理學及傳播學等。

這套叢書所談的內容，主要是有關人文和社會方面的當代思潮。經過各學門編審委員召集人反覆討論後，我們決定以十九世紀末以來作為「當代」的範圍，各學門所選的名著皆以這一時段所完成者為主。我們這樣界定「當代」，並非根據歷史學的分期，而是基於各學門在理論發展方面的考慮。好在這只是一項原則，實際選書時還可再作彈性的伸縮。至於「思潮」一詞，經過召集人協調會議的討論後，原則上決定以此詞指謂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學術思想或理論：(1)對該學科有開創性的貢獻或影響者，(2)對其他學科有重大的影響者，(3)對社會大眾有廣大的影響者。

在這樣的共識下，「當代思潮系列叢書」所包含的書籍可分為三個層次：經典性者、評析性者及導論性者。第一類書籍以各學門的名著為限，大都是歐、美、日等國經典著作的中譯本，其讀者對象是本行或他行的學者和學生，兼及好學深思的一般讀書人。第二類書籍則以有系統地分析、評論及整合某家某派(或數家數派)的理論或思想者為限，可為翻譯之作，亦可為我國學者的創作，其讀者對象是本行或他行的學者和學生，兼及好學深思的一般讀書人。至於第三類書籍，則是介紹性的入門讀物，所介紹的可以是一家一派之言，也可以就整個學門的各種理論或思想作深入淺出的闡述。這一類書籍比較適合大學生、高中生及一般民衆閱讀。以上三個層次的書籍，不但內容性質有異，深淺程度也不同，可以滿足各類讀者的求知需要。

在這套叢書之下，桂冠初步計畫在五年內出版三百本書，每個學門約為二十至四十本。這些為數眾多的書稿，主要有三個來源。首先，出版單位已根據各學門所選書單，分別向台灣、大陸及海外的有關學者邀稿，譯著和創作兼而有之。其次，出版單位也已透過不同的學界管道，以合法方式取得大陸已經出版或正在

編撰之西方學術名著譯叢的版權，如甘陽、蘇國勛、劉小楓主編的「西方學術譯叢」和「人文研究叢書」，華夏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紀文庫」，陳宜良、余紀元、劉繼主編的「文化與價值譯叢」，沈原主編的「文化人類學譯叢」，袁方主編的「當代社會學名著譯叢」，方立天、黃克克主編的「宗教學名著譯叢」等。各學門的編審委員根據議定的書單，從這些譯叢中挑選適當的著作，收入系列叢書。此外，出版單位過去所出版的相關書籍，亦已在選擇後納入叢書，重新加以編排出版。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所涉及的學科衆多，爲了慎重其事，特分就每一學門組織編審委員會，邀請學有專長的學術文化工作者一百餘位，參與選書、審訂及編輯等工作。各科的編審委員會是由審訂委員和編輯委員組成，前者都是該科的資深學人，後者盡是該科的飽學新秀。每一學門所要出版的書單，先經該科編審委員會擬定，然後由各科召集人會議協商定案，作爲選書的基本根據。實際的撰譯工作，皆請學有專攻的學者擔任，其人選由每科的編審委員推薦和邀請。書稿完成後，請相關學科熟諳編譯實務的編輯委員擔任初步校訂工作，就其體例、文詞及可讀性加以判斷，以決定其出版之可行性。校訂者如確認該書可以出版，即交由該科召集人，商請適當審訂委員或其他資深學者作最後之審訂。

對於這套叢書的編審工作，我們所以如此慎重其事，主要是希望它在內容和形式上都能具有令人滿意的水準。編印一套有關當代思潮的有水準的系列叢書，是此間出版界和學術界多年的理想，也是我們爲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所能提供的最佳服務。我們誠懇地希望兩岸的學者和思想家能從這套叢書中發現一些靈感的泉源，點燃一片片思想的火花。我們更希望好學深思的民衆和學生，

也能從這套叢書中尋得一塊塊思想的綠洲，使自己在煩擾的生活中獲取一點智性的安息。當然，這套叢書的出版如能為中國人的社會增添一分人文氣息，從而使功利主義的色彩有所淡化，則更是喜出望外。

這套叢書之能順利出版，是很多可敬的朋友共同努力的成果。其中最令人欣賞的，當然是各書的譯者和作者，若非他們的努力，這套叢書必無目前的水準。同樣值得稱道的是各科的編審委員，他們的熱心參與和淵博學識，使整個編審工作的進行了無窒礙。同時，也要藉此機會向高信疆先生表達敬佩之意，他從一開始就參與叢書的策劃工作，在實際編務的設計上提供了高明的意見。最後，對桂冠圖書公司負責人賴阿勝先生，個人也想表示由衷的敬意。他一向熱心文化事業，此次決心出版這套叢書，益見其重視社會教育及推展學術思想的誠意。

楊國樞

一九八九年序於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藝文類召集人序

思想史的學者將西方近、現代的源頭回溯到文藝復興時代，經由這個階段直到十七世紀末年和十八世紀初的啓蒙運動，所謂「現代世界」所憑倚的價值體系乃告底定。

這套體系的內涵包括對理性的推崇，對人作為思考的主體的認定，甚至於對宇宙中心主宰的設訂等等。在這套價值體系的孕育下，也產生了像理性主義、經驗主義、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等各種思潮。

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所援引自西方的，正是這一套，而在沿襲了七十年之後，這一套價值體系逐漸在人們的思維上形成許多的盲點。

自二十世紀中葉以後，歐美各國開始對啓蒙運動以來所造成的思維瓶頸進行質疑。尤其是法國思想家的尼采研究及佛洛依德研究在在昭示：人的主體性只是一種「語言效益」而已。結構主義和隨後繼起的後結構主義則讓人們瞭解到語言文字作為記號的指涉功能往往是斷裂而飄忽不定的。其實，若將這種說法比附於佛家所言，意思並不難懂。語言文字的記號（指涉）功能，「如標指月，如復見月，可知所標，畢竟非月」。倘因指而見月，則指亦發揮了它的功能，月忘指可也；若只見指而不見月，或誤認指即是月，

則難免陷入名相之執。莊子所謂得魚忘荃、得兔忘蹄、得意忘言正是此義。但是，這並不是說，語言文字一概要偏廢，而是告訴我們：語言文字只是一扇方便之門，是糟粕，用不著太武斷、太執著。這些想法在「現代」階段並未受到正視。

晚近這幾年，法國學者李歐塔(Lyotard)和法蘭克福學派的哈伯瑪斯(Habermas)關於「後現代性」的論述雖然立場不同，但是他們却一致認為西方自啟蒙運動以來直到十九世紀的一些堂皇的偉大議論(grand narrative)已告動搖。換句話說，「後現代」當務之急便是為議論的敘述方式開闢新的蹊徑。介紹當代思潮，其目的正是要滿足這方面的迫切需要。

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後，美國出現了教育改革的呼聲。依我看來，這些教育改革的主張泰半是針對啟蒙運動旗幟下的產物而發——例如理性主義、功利主義等。我不諱言，教育的改革固然終需落實於體制上的興革、教材之大幅度更換，但是在興革之前，思想上的情況——intellect laundry——是必要的期前工作。

為《當代思潮系列叢書》藝文類作個引言，我大可逕談詮釋學、讀者反應、接受美學、解構理論、符號學、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意識形態分析等等，但是我寧可從較遼闊的幅年來談它，主要是因為在這時代科際整合已經是大勢所趨，而且沒有必要再把藝文類自絕於文化和當代思潮的範疇之外。那樣做不但是劃地自限，抑且斷喪了文學在文化及思想領域中固有的發言權。

當代西方的文藝思潮確實和其他的領域互動而產生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東西。例如說，過去在文藝評論方面偏重於實用批評，不論是迎合教學目的之作品分析或書評、藝評、影評等等，都是就特定的作品利分析討論，所以經常被創作者識為寄生附庸。隨著當代思想理論之勃興，文學理論成了一個專業化的科學。同時，

自從 Thomas Kuhn《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問世以來，主觀典範之說成了不爭之實，而文藝評論也從以往的客觀批評轉變為主觀批評，強調讀者的主體性，主張作品的旨義要靠讀者積極地參與去建構，因此，「讀者反應」批評、接受美學等理論紛紛出籠。

接著，以往所說的作品(work)也改以「文本」或「書寫成章」(texte, écriture)稱之。以往叫作品，強調作者既定之意義已在作品中展示，作品是一個不可更改的結果。然而，當代的評論改稱「文本」，旨在交代讀者在閱讀一篇文章時，並非消極地「複製」其意義，而是在創造、建構他自己的意會義。巴爾特(Roland Barthes)所揭櫫的「作者之死」的旨趣正在這裡。

以往的評論著重於文章在修辭上的洗鍊，批評的焦點擺在遣詞用字和統一結構的安排；當代的評論強調：結構的概念不如「力」(force)的概念——也就是說，一篇文章處理得是否周到，關鍵不在於表面結構的工整，而在於文章內部的實質內容和推論是否有力。當代評論捨棄以往的修辭批評，而改以「言說」(discourse)來涵攝一篇文章中的各種不同語勢。過去的想法認為統合在一篇文章裡面的語言是統一而一貫的(unitary)；而「言說」這個名詞的拉丁文源頭 dis-circus 意思是四處來回奔跑，事實上，寫一篇文章，藉語言文字來表達意念，必須不斷地思量推敲，文詞上的破綻在所難免，甚至於書寫時若存有某種結構的概念也只是權宜之計——因為結構的含概面再大仍難免有疏漏之虞。

當代評論的理論依據及術語相當繁雜，以上所述只是列其大要舉幾個例子罷了。我們希望這一系列叢書的付梓可以展現出豐厚的理論，並且為新的一次啓蒙廓繪出一個雛型。

蔡源爐

一九八九年序於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略語表

- ELH* 《英國文學史雜誌》(*Journal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 HLQ* 《恆丁頓圖書館季刊》(*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 JEGP* 《英語學與德語學雜誌》(*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
- J.Comp. Psychology* 《比較心理學》(*Journal of Comparative Psychology*)
- MLN* 《現代語言研究》(*Modern Language Notes*)
- MLR* 《現代語言評論》(*Modern Language Review*)
- MP* 《現代語言學》(*Modern Philology*)
- N&Q* 《問題與研究》(*Notes and Queries*)
- PMLA* 美國現代語言學會出版品(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 PQ* 《語言學季刊》(*Philology Quarterly*)
- Proc. Amer. Antiquarian Soc.* 美國好古協會年刊(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
- RES* 《英國文學評論》(*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 SP* 《語言學研究》(*Studies in Philology*)

前言

自一九三八年起，我開始研究十八世紀英國讀者的成長與小說興起之間的關係。到了一九四七年，這項研究逐步成形，並成爲我呈給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 Cambridge)的研究論文(Fellowship Dissertation)。但是其中有兩個牽涉較廣的問題，還沒有解決。狄福、芮察生、與費爾丁，都明顯地受到當時讀者的遞嬗影響；就深層方面來看，他們的作品其實亦頗受當時新興的社會與道德風氣的薰染，這也是他們與十八世紀的讀者共有的經驗。另一個問題是，如果不先明確地界分早期小說與現代小說不同的特性，那麼就無法深入探究，以上的現象與新文學形式的產生，到底有何種關聯。

以上種種，正是我將要在本書討論的問題，由於牽涉範圍極廣，因此，我在處理題材時，做了些許必要的權衡與選擇。舉例來說，我僅附帶提及早期小說的傳統，直接影響這幾位作家，以及受到他們影響的作家，至於其他，並未著墨過多；另外我感到遺憾的是，討論費爾丁的篇幅較討論狄福與芮察生的短，因爲當費爾丁創作時，新的小說理論大多已經出現，是故似乎無須贅述，費爾丁如何將新的原理與舊的文學傳統結合起來。雖然本書旨在闡明小說的文學特質，以及孕育小說並助其開花結果的社會因素，但我並未將論筆侷限於此。原因之一是，我想對狄福、芮察生及費爾丁有一番較廣泛的評估；原因之二是，我時時將思想家

華特·仙第(Walter Shandy)「扭曲事理以牽強附會地迎合假設」的作法引以為誠。

感謝威廉·金柏公司(William Kimber and Co.)，准許我直接引用彼得·奎奈爾(Peter Quennell)的作品《梅修的倫敦》(*Mayhew's London*)；此外，我還要感謝《英國文學研究評論》(*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以及文學評論(*Essays in Criticism*)的發行人與編輯，准許我引用其中的文章，特別是本書第一、三、八章中，原來刊載於這兩本刊物上的資料。衷心感謝瑟希莉亞·史歌佛(Cecilia Scurfield)與伊麗莎白·華爾色(Elizabeth Walser)，她們在打字與編碼工作上，展露了高度的技巧與熱誠；身為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的學者、研究員，以及由紐約聯邦基金會(Commonwealth Fund of New York)及加州大學校長所提供之研究經費的受益人，對於他們在經濟上及各方面給予我的協助，謹致上最深的謝忱。

對於曾經嘉惠我研究工作的諸位學者，我已在註釋部分表達謝意，但在此我要特別感謝李維思先生(Q. D. Leavis)，他的《小說與閱讀大眾》(*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一書，在我著手這次研究之初，對我產生莫大的啟發。要感謝者為數很多。感謝娜娃洛女士(Mrs. A. D. M. de Navarro)、艾瑞克·崔斯特(Eric Trist)、以及修·席克思·戴維斯(Hugh Sykes Davies)，他們很早就對我的研究產生了興趣。此外，我還要感謝璐伊·湯瑪士小姐(Miss M. G. Lloyd Thomas)、何藤思·波德馬克小姐(Miss Hortense Powdermaker)、希奧多·阿多諾(Theodore Adorno)、路易斯·萊特(Louis B. Wright)、亨利·納許·史密斯(Henry Nash Smith)、李奧納德·布倫(Leonard Broom)、波特安·勃朗生(Bertrand H. Bronson)、艾倫·麥克奇洛(Alan D. McKillop)、艾佛·李察茲(Ivor Richards)、塔卡·派森思(Talcott Parsons)、彼德·拉斯列特(Peter Laslett)、霍思加·

哈巴庫克(Hrothgar Habakkuk)，以及約翰·來禮(John H. Raleigh)，以上諸位，皆是專精於各個不同領域的學者，他們均先後閱讀了集成此書的各個章節，並惠予我寶貴的批評及意見。我還要感謝路易斯·卡札密安(Louis Cazamian)與已經謝世的布蘭嘉(F.T. Blanchard)，他們兩位曾多次針對我的研究給予不同的指導，向他們討教時，形式雖較正式，但他們卻極其親切，只可惜與他們切磋的時間稍嫌太短；另外，還要特別感謝約翰·伯特(John Butt)、艾德華·胡克(Edward Hooker)，與喬治·雪伯恩(George Sherburn)，他們明智的鼓勵與一針見血的批評，使我免於蹈入諸多謬誤。

艾恩·瓦特

加州大學，柏克萊

一九五六年二月